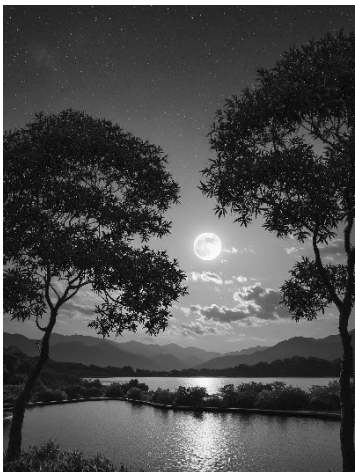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十一季

一院清光逢七夕

曾广洪



七夕巧味

黄红彦



立秋之后的夜色，褪去盛夏的燥热喧嚣，添了份清宁温润。恰逢七夕，皎皎月色漫过巷陌，铺满老屋四方天井，将寻常人家的夜晚，揉得温柔又安稳。古来七夕多载离愁，世人皆叹银河阻隔、双星别离，可烟火人间的岁岁朝夕，从没有遥遥相望的遗憾，只有触手可及的团圆暖意。

小院秋夜，朴实无华，却藏着最动人的 人间清景。一张老旧木桌置在天井中央，洗净的石榴裂着浅红纹路，葡萄凝着细碎月色，菱角清润饱满，几样家常秋果错落摆放，简简单单便是七夕家宴。竹筛推着晒干的白扁豆，晚风掠过枝叶，携着淡淡的草木清香，与如水月色糅合在一起，弥漫整座庭院。檐下青苔沾着微凉夜露，在月光里漾出浅浅绿意，无声描摹着岁月静好的模样。

历代文人咏七夕，多抒别离相思。五代和凝曾赋：“星汉迥，风露清，鹊桥横渺渺。”浩瀚星河横亘天地，牛郎织女隔河相望，一年方得一遇，这份跨越苍穹的相思，被千古笔墨反复吟咏，自带缺憾与怅惘。可抬眼望漫天清辉，洒落人间各处，那些天上可望不可即的缠绵情愫，终究抵不过人间朝夕相守的温暖。天上七夕，是久别重逢的奢望；人间七夕，是岁岁如常的安然。

家人闲坐院中，不闻喧嚣，只静静沐浴满院清光。母亲慢条斯理收拾着针线物件，指尖抚过经年的针脚，岁岁年年，她以烟火为丝、岁月为线，细细缝补着一家人的平淡日常。父亲静坐藤椅，默然凝望院中月色，眉眼平和从

城里的七夕，绕不开玫瑰、告白和精心策划的约会，可我更怀念少女时代的七夕。那时，我还不太懂浪漫，心里只惦记着葡萄架下的传说和一场扁食盛宴。

关于七夕，老人们总有许多说法。她们最爱念叨的是，七夕这天所有的喜鹊都要飞往天河，给牛郎织女搭桥，对此我们深信不疑。老人们还说，七夕的晚上，躲在葡萄架底下凝神细望，就能瞧见牛郎织女相会的模样，可要是真瞧见了，双眼便会失明。于是夏夜的葡萄架下，藏着我们既好奇又胆怯的心思，没人真敢去窥探那星河私语，只能把这份神秘的传说悄悄埋在心底。

比起这些星河传说，最让我们这群女孩心心念念的，是七夕吃巧扁食的习俗。在老家的说法里，七夕吃巧扁食，图的是乞巧、求聪慧。

往年快到七夕时，邻里的小伙伴们便凑到一处，叽叽喳喳地敲定七夕的“扁食之约”——这个特殊的扁食，馅料是用各种蔬菜的花朵做成的。在哪家欢聚，每人带多少面粉、需要摘多少新鲜蔬菜花朵……这些琐碎的小事被我们当成了天大的正事，你一句我一句，掰着手指头派发任务。

初秋时节，丝瓜花、南瓜花开得正旺。七夕一早，露水未干，我们挎着小篮子在田间地头穿梭，看到能吃的花，就小心翼翼地摘下来。回到家后，便一朵朵择洗干净，留着做馅。七夕的下午，日头柔柔地照着。我们各自拎着家里备好的面粉和洗得干干净净的鲜花，往约好的小伙伴家里跑。也不用谁来张罗，几个人自然就分好了工。有人蹲在灶前烧火，有人闷头调馅，还有人在和面……小小的院子里，

容。庭前草木几度枯荣，老旧桌椅磨出温润包浆，时光悄然流转，唯独家人相守的恬淡光景，始终未曾改变。

宋人杨朴有诗云：“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年少读此诗，只当是寻常节令吟咏，如今静坐庭院、身沐月华，方才读懂诗中真意。世人岁岁七夕乞巧，祈愿顺遂圆满、良缘长久，却不知人间最精妙、最珍贵的美好，从不是天上的仙缘奇遇，而是粗茶淡饭的陪伴、朝夕不离的温情。

夜色渐浓，月色愈发澄澈，温柔覆满庭院草木、静坐的家人与寻常烟火。银河依旧遥遥，双星依旧相望，千古流传的相思缺憾，从未因岁月更迭而消减。但人间烟火最是治愈，能抚平所有遥不可及的怅惘。天上的圆满何其稀缺，穷尽一年的等候，只得短暂相逢；而人间的圆满，藏在晨昏相伴、岁岁相守的琐碎日常里，日日可得、岁岁可期。

世人皆慕星河鹊桥的浪漫，叹经年一别、情深难聚，我却偏爱人间寻常团圆。原来世间最动人的缘分，从不是轰轰烈烈的久别重逢，而是细水长流的朝夕相伴。那些被诗词传唱千年的星河奔赴与相思缱绻，终究是带着缺憾的极致浪漫。而平凡人间，以烟火消解天涯迢递，以相守温柔岁月山河。

一院清光，岁岁七夕。天上有千古相思，人间有岁岁安稳。真正的圆满从不在遥遥星河，而在烟火寻常、家人常在，岁岁年年，温暖如初。

充满了我们的嬉闹和锅碗的叮当声。

最好玩的当数包针乞巧。面团揉好了，馅料备齐了，我们便围坐在一处包扁食。我们会拿出家里细细的缝衣针，小心翼翼地把针包进扁食里头，这是独属于故乡七夕的趣味仪式，无关输赢，只论灵巧。按当地的习俗，咬到针尖的女孩，便是得了天赐巧心，日后心灵手巧、针线出众；要是咬到针尾，便预示着往后做活笨拙。

等扁食一出锅，热气就往上蹿，花香和面香一下子把人都吸引过来了。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巧扁食盛满了我们的期待。碗筷端得小心，每吃一口都有些忐忑，慢慢咀嚼、慢慢咽下，生怕漏掉那一口“巧缘”。

有人运气好咬到针尖，顿时眉眼弯弯、心里开出花来，周围的伙伴们也纷纷鼓掌欢呼，由衷地为这份幸运高兴；有人遗憾咬到针尾，便轻轻撇嘴叹口气，带着一丝小小的失落和懊恼。少年时期的欢喜与遗憾都是最直接最简单的，都藏在眉眼间，无法掩盖。

说来也巧，当年在扁食里咬到针尖的小朋友中，有好几位都成了手艺人。倒是我，不喜针线女红。母亲每次教我时，我都会找个借口推脱，去做些别的事情。到现在，我缝个纽扣的手艺也很笨拙。多年后，还有人打趣地说：“你看，你小时候就有这个苗头了。”我心里偷笑，这古老的风俗倒为我的“天生笨手”找到了一个理由，省去了许多针线活计。

时光飞逝，长大后的我们一个个都从村里走了出去，读书、工作、成家后散落在不同的城市，很难再聚在一起过七夕。幸运的是，记忆一直陪伴着我们。

七月七，风渡星河

(外一首)

林钊勤

七月的晚风悄然起身
漫过屋顶，渡向星河
携带着尘世烟火的气息
携来院落草木的清芬

穿过层层闪烁的星子
搅动银河粼粼的水波
人间灯火遥遥相望
随晚风飘向远天

风掠过浩瀚的银汉
来回穿梭，不曾停歇
它不为神仙而来
只为万千凡世的惦念

风是无形的舟楫
往来天上与尘寰
把烟火捎向星辰
把星光带回人间

夜色慢慢走向深沉
星河依旧缓缓翻涌
晚风轻轻掠过大地
安抚每一份思念

星桥之下是凡尘

缥缈星桥横在夜空
桥上流转古老传说
而桥的万丈之下
是滚滚烟火凡尘

万家灯火次第点亮
散落于大地山河
有人灯下闲话家常
有人独自仰望星河

神话高悬于天际
悲欢却落脚于人间
云端相逢何其短暂
尘世相守才最珍贵

仰望浩瀚的星河
不必沉迷虚幻传说
看人间万家灯火
才是世间真实山河

星光静静向下洒落
抚慰尘世的悲欢
传说年年往复流转
凡尘岁岁生生不息

